

新

書





書

新

校 弔 文 盧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賈 誼 新 書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盧 文 弨 校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旣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僞到。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据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

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据兩宋本。而誼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賈子舊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掇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濟濟。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

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尙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適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脩板數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脩二十九版。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

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爲近之。見慈溪黃震東發日抄。

新書讎校所据舊本

建本

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据以改近世之本。宋卽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法序文。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故今稱爲建本。

潭本

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卽從淳熙八年程潛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頴本

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贈宋龜本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無沈頴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七卷中缺退讓篇。吳据宋本抄補。而毛本則仍闕此篇。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跋者。不知何時人。合柳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合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順者。頗加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乃錄大戴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用。

陸良弼本

明正德九年爲長沙守時刻。

程榮本

刻漢魏叢書內。

何允中本

二本皆同出陸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賈子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傳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闕

胎教

傳

禮容語下

立後義

賈子新書卷一

過秦上事勢

梁 太傅賈 誼撰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窮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也字。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記作備。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字衍。下云：始皇嘗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爲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而始皇本紀則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北字。諸侯恐懼，同盟而謀弱秦，史記同作會。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潭本無之字。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潭本君作賢。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建本作連衡。非。今從潭本。與始皇本紀合。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建本脫兼字。潭本燕。趙作燕。楚、齊、趙。與始皇本紀同。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主，史記無主字。齊明、周最、陳軫、召滑，始皇本紀作昭滑。潭本同。樓緩、瞿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朋作倫。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潭本從陳涉世家作師。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扣關。小司馬謂仰字是。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敢進，通與巡同。建本尚不誤。潭本則從始皇本紀訛本作遂巡遁逃。案：陳涉世

家但作遁逃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

史記伏

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

莊襄王享國日淺。

譚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笞天下。

本皆作敲朴。案小司馬云。賈本論作搞朴。今從之。

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

譚本作百越。下同。

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

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謂上弦也。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

譚本鐔作鑄。音義同。始皇本紀作鑄。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

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爲固。

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譚本淵亦作谿。

良將勁弩。

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

譚本無而字。

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

譚本氓作氓。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

及中人。

譚本作中庸。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蓋卽許臂子弓也。或云仲弓卽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作仲尼者。或轉據史記本改之。

耳。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譚本作而偃起。與始皇本紀同。陳涉世家作俛仰。又阡陌與漢書——史記竝作什伯。

率疲弊之卒。

譚本作率。

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史記轉而倒。

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

譚本合下有而字。

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傑竝起而亡秦族矣。

譚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